

河上的燈火

尼·杜波夫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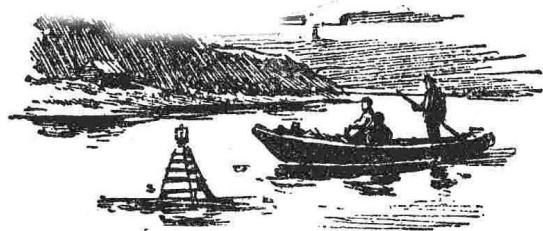
〔蘇聯〕尼·杜波夫

河上的燈火

任溶溶譯

克·卡施契葉夫 畫

符·波加特金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Н. Дубов
ОГНИ НА РЕКЕ
Детгиз 1953

書中四幅銅版圖是克·卡施契葉夫畫的，
其他的圖是符·波加特金畫的。

書號：譯 0072 101 千字 定價(5)四角六分

河上的燈火(高)

著 者	尼 · 杜	波	夫
譯 者	任	溶	溶
繪 圖 者	克 · 卡	施 契 葉	夫 金
	符 · 波	加	特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		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		
印 刷 者	上 海 藝 文 書 局 鑄 字 印 刷 廠	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	

1954 年 8 月第 1 版—第 1 次印刷 1955 年 11 月第 1 版—第 7 次印刷
印數 32221—52240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28 印張 5 3/7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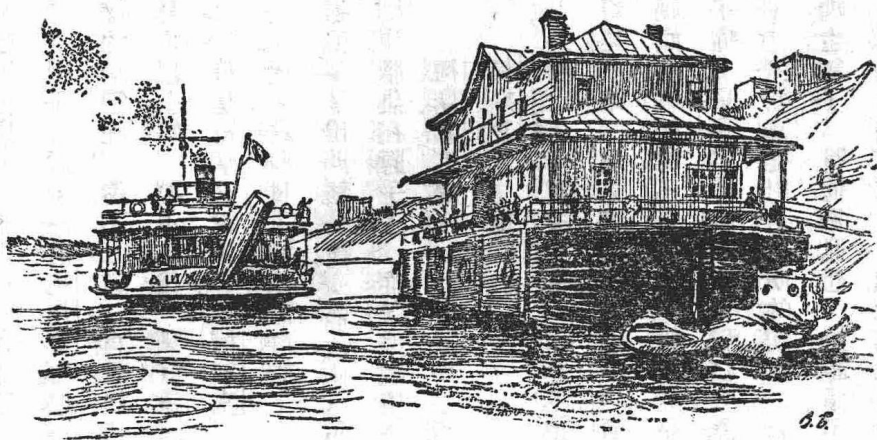
出門.....	一
「阿什哈巴德號」.....	三
岸邊的小房子.....	六
你學得會的.....	四
讓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吧！.....	五
在島上.....	六
你有什麼要幹的？.....	八
特別任務.....	一〇
柯斯嘉，堅持到底呀！.....	三
咱們還會見面的.....	四

出門

媽媽和小廖麗雅給柯斯嘉送行。

媽媽送行——這他還想得通。可是小廖麗雅呢？媽媽原想留她在家，可是她「哇哇」大哭，只好把她帶來。自然，她是想看看碼頭看看輪船，可不是給柯斯嘉送行。柯斯嘉根本就用不着送，何況像小廖麗雅這種人！換上同學，尤其是換上忠實的戰友費奧多爾，那就不同了。可是費奧多爾這位朋友又不在家，他昨天就跟爸爸上奧斯焦爾釣魚去了。他爺兒倆每星期六都上那兒去。柯斯嘉求過多少回，想跟他們一起去呀，還答應帶一滿桶魚回來吶，可是媽媽不讓去，說魚在菜市上買得到。她就怕柯斯嘉會淹死。爲什麼一定淹死他呢？五年級乙班，游泳數他最好了。

這回到了舅舅家，他可要釣魚了！就是釣竿只好留在家裏。媽媽一句話也不肯聽：「不行，對不起！不許



帶棍子上無軌電車……我累死了。」

棍子！誰都沒有柯斯嘉那麼好的釣竿。費奧多爾也沒有。真正是竹的。舅舅有沒有這樣好的釣竿呢，還不知道。再說媽媽根本也不累。大家都像她那樣走路就好了——柯斯嘉好容易才趕上她。要不落後，只好邁大步。

可是媽媽又說了：「柯斯嘉，別邁大步，像隻仙鶴似的！淘什麼氣呀？」

近來這些日子沒法討好她——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什麼都不稱她的心。她自己也說，這回爲了出門辦公事，簡直腦袋也給弄丟了。小廖麗雅不明白她的話，覺得很奇怪：「媽媽，腦袋在脖子上，你怎麼說它丟啦？」

柯斯嘉笑起來：「你還小，不明白。」

柯斯嘉大，他明白。

噯，上卡霍夫克去！就算不是去一輩子，只不過去辦一回公事，那也是會丟掉腦袋的。

看見航路，看見築水閘的地點，看見地質學家，看見鑿各種眼兒，這難道是開玩笑嗎！可是媽媽心裏煩的不是這個，她煩的是些小事：怎麼把小廖麗雅和柯斯嘉留下來囉，怎麼處置屋子囉，舅舅爲什麼不來，現在可怎麼辦囉？

柯斯嘉提出最聰明的辦法：大夥兒一起去。他們出門旅行，屋子不會怎麼樣的。可是媽媽生氣了，叫他別亂想。她說這不是旅行，這是出門辦公事，沒孩子們的份。總而言之，如果他是一個好孩子，她就把他跟小廖麗雅寄在馬麗雅孀孀家，自己安安穩穩地去了。可是他

根本誰的話也不聽——孩子們沒爸爸長大起來是糟糕的！——既然誰的話也不聽，自然也就不聽馬麗雅嬌嬌的話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她就只好讓小廖麗雅留下來，把他送到波良堤舅舅那兒去，舅舅會把柯斯嘉給管住的。

那好極了！去年他已經在馬麗雅嬌嬌家待過，待够了。「柯斯嘉，背別彎着！」「柯斯嘉，別瞪眼睛！」「吃飯爲什麼不洗手？」「難道可以這樣回答嗎？多麼沒規矩的孩子！」「你是肚子疼嗎？」「讓我來摸摸你的腦門子看」……肚子、腦門子、襯衫……柯斯嘉看不起這種婆婆媽媽的樣子，簡直叫人作嘔，他於是不淘氣也要淘氣了。

可是跟舅舅呢，自然合得來。

媽媽根本就用不着着急：他會平平安安到舅舅家去的。舅舅不來又有什麼關係？他有工作啊。反正他電報也來過了，說是要來接船的。照這樣看，全沒問題。

媽媽可還是着急她的。她自從聽說要出門辦公事，就開始着急了，以後一天到晚不是急這個就是急那個。柯斯嘉會平安到舅舅家嗎？他在舅舅家會過得好嗎？該給他什麼上路才好呢？

他上路需要什麼呀？跟行軍打仗那樣，一條短褲一件襯衫就够了。媽媽可不是這樣，她滿滿裝了一皮箱東西，還塞滿一手提袋各式各樣的食物，好像他是上荒島去似的。一直到現在，她還覺得一定有東西忘在家裏，於是打開膝蓋上的皮箱，重新一樣一樣檢點，同時告訴柯斯嘉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。

柯斯嘉不聽她的。風從無軌電車開着的窗子吹進來，吹亂了小廖麗雅的頭髮，吹得柯斯嘉的襯衫鼓了起來。動物園已經過了，工藝學院的圍牆也退後了。無軌電車用輪胎神氣活現地噓那些落在後面的有軌電車，在布列斯特——立托夫斯克公路上飛跑。

「廖麗雅，別在位子上轉來轉去！……柯斯嘉，你瞧着：這裏是襯衫，這是厚上衣，這是手絹……」

柯斯嘉頭也不回，答應她說：「好的好的。媽媽，咱們坐到底嗎？」

「幹嗎坐到底？咱們要改坐有軌電車，再坐纜車下去（註）。請你別爭了，咱們已經來不及了！」媽媽叫柯斯嘉別爭，雖然柯斯嘉根本不想爭。

自然，他們是很容易來不及的，你想吧：小廖麗雅纏着要來，於是要給她換衣裳，梳頭，打上各式各樣的蝴蝶結。瞧她的頭吧——活像一個飛機頭。

纜車門口的十字形回轉機「咯咯」地響，點着乘客的數目。車子裏很空。柯斯嘉坐在窗口，可是小廖麗雅也要這個位子。她把頭轉來轉去，想一下子看見所有的東西——看見德聶伯爾河，看見下面爬上來的纜車，看見油光閃閃、蛇也似的黑色粗纜。她不敢往下面平地上看，一看就嚇得尖叫起來，不過叫得很輕：她怕媽媽把她從窗口給拉開。

上山的纜車經過他們身邊，再往上爬，一點兒一點兒小得跟玩具電車一樣。粗纜滑過的那些黑輪子全是油，轉了又轉，好像趕緊要跟上去似的。

（註）基輔城在德聶伯爾河邊的高崗上，所以到河邊要坐纜車下去。

往下瞧的確有點兒可怕。閃閃發光的鐵軌直向陡坡腳衝下去，周圍淨是又高又大的樹木。樹梢朝車子伸過來，要是不看地面，車子就好像不是在軌道上走，而是騰空在樹木之間飄：眼看它就要掙斷鋼纜，飄過下面的車站，飄過波多耳區（註）的房子，越過德聶伯爾河，飛到遠遠藍色的樹林子裏去了。

可是鋼纜沒斷，纜車也沒飄到別的地方去。它在車站的台級旁邊，平平穩穩地停下來。柯斯嘉、媽媽和小廖麗雅急忙跑下台級，走過回出聲音來的水泥地道，穿過悶熱的街道。最後，碼頭到了。

碼頭上的木房子後面，傳來低沉沙啞的「嗚嗚」聲。小廖麗雅嚇得直哆嗦，雙手抓住柯斯嘉。

柯斯嘉也担起心來，他覺得他們走得太慢，一定趕不及上船了。

他們穿過碼頭上的房子，下踏級來到碼頭上。這碼頭是一隻大躉船，上面有一座房子似的東西。給這房子似的東西擋住，輪船一點兒也不見——只露出一個黑底紅圈的粗煙囪，還有一根桅杆。桅杆上掛着燈，一盞挨一盞上去。輪船緊靠着躉船，兩隻船之間看不見一點兒水，簡直不用跳，一步就打碼頭邁到船上去了。可是有一根粗木頭堵住了路，只留一個窄口上跳板——跳板用兩塊木板併起來，上面橫釘着一根根窄木條，還有兩道欄杆。

兩個海員站在跳板旁邊。柯斯嘉知道他們不是海員，「河員」罷了——海員是走海道，

（註）波多耳區是基輔城裏的一個區。——原註。

不走河道的，——可是他們跟海員完全一模一樣：穿鈕子亮晶晶的藍色上衣，戴白色的制帽，制帽上有隻「蟹」——這是一個金錨，旁邊圍着金葉子。看見「河員」們那副優游自得、有說有笑的樣子，柯斯嘉不由得害怕自己太匆忙了，於是故意放慢脚步，大搖大擺地走路。媽媽馬上拉拉他的袖子：「柯斯嘉，請你別睡覺好不好！……」接着她問那兩個船員：「我上哪兒可以找到船長呢？」

一個船員正在看輪船走道上出了什麼事，他回答媽媽說：「船長這會兒不在。」
「怎麼不在？現在可怎麼辦呢？」媽媽真個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

另外一個船員回頭瞧瞧媽媽，臉上就亮堂起來。

柯斯嘉知道媽媽長得好看，他自己也愛看媽媽——自然，不是在她生氣和罵人的時候。可是這個佩着中尉肩章、跟費奧多爾一樣長着淡黃頭髮的船員，不知道怎麼的，也笑嘻嘻地老瞧着媽媽。柯斯嘉看了不高興，把眉頭皺起來。

淡黃頭髮的中尉問媽媽說：「同志，您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哥哥寫信叫我找船長，可是他不在……現在怎麼辦呢？也許他有代理人吧？」

「大副有事。我是二副。有什麼事您說吧。」

媽媽纏七纏八地解釋，說她要把兒子打發到她哥哥那兒去，她哥哥就在波良堤管浮標，到了那裏，哥哥會來接船的，不過她不放心孩子一個人去，因為那兒連碼頭也沒有，可是她又沒法子，有一件十萬火急的公事等着她出門去辦，現在她想來求船長，可是船長又不

在……

中尉早就全聽明白了。可是媽媽說了又說，他也不打斷媽媽的話，就因為他愛看媽媽，愛聽媽媽說話。柯斯嘉看見這種情形，臉更加板了。

最後中尉說：「明白了。您的兒子呢？就是這位鼓着氣的小同志嗎？我還以為這是您的兄弟吶。根本是個大人了！」

他這樣硬拍馬屁，柯斯嘉受不了，繼續板他的臉。

「同志，放心好了，一點兒沒問題。我們會把他給帶到，完完整整的不缺一塊。葉菲姆同志我認識——還用說嗎，他是最好的浮標管理員！您的兒子會太太平平到他那兒的，一路上睡得足，我們還要把他訓練成一個海員吶……請上船給孩子安頓安頓吧——時間還早着。我來叫船務員。」

板臉的柯斯嘉走上跳板，媽媽牽着小廖麗雅跟在後面。

中尉叫起來：「派莎嬌嬌！帶客人到房艙裏去吧。」

走道裏，不知道打哪兒出來了一個女人。這女人又高又瘦，長鼻子，薄嘴唇抿得緊緊的，柯斯嘉覺得她說話好像不張嘴。

派莎嬌嬌在走道裏走了幾步，向左拐了個彎，忽然像摔了下去一樣，不見了。

媽媽大吃一驚：「天吶，這是什麼樓梯呀！」

柯斯嘉說：「媽媽，這不是樓梯，這是船梯。」

「哼，好神氣的一位水手，什麼都知道……當心別碰腦袋吧！」

他什麼時候碰過腦袋？柯斯嘉讓她們先下去，然後像海員那樣很快地往下跑。可是梯子太陡了，踏級太密了，踏級的鐵邊太滑了，他差點兒沒一個筋斗滾下去，連忙一把抓住了救命的欄杆。媽媽聽聽聲音靠不住，連忙回過頭來，可是柯斯嘉已經恢復了重心，穩穩當當地一級一級下梯子了。

派莎嬌嬌不張嘴，說了一聲「這就是房艙，你們安頓安頓吧」，就走了。

房艙很小——一共只有兩張牀，門邊有個櫃子，兩張牀之間有張窄長的小桌子。說得正確點兒，這兒只有一張牀，另外一張是窄窄的漆布硬沙發。可是在小桌子上面，近天花板的方地方有個真正的舷窗——這個小圓窗眼兒用銅螺絲旋在船舷上。柯斯嘉馬上爬上桌子就要旋螺絲。

「柯斯嘉，你敢！聽見沒有？再說——除非你答應不再開窗子，要不然咱們馬上上岸，哪兒也不讓你去！」

柯斯嘉爬下桌子，心裏想：這會兒打窗子裏看出去，除了塗過焦油的蘆船舷，反正什麼也看不到。等船開了，他自然會弄明白的……

小廖麗雅在房艙裏走來走去，摸摸桌子，摸摸牀，摸摸軟木的救生帶。媽媽又重複她的教訓了：要聽舅舅的話，看老天爺的份上，大人不在身邊可不要游泳！——別像小娃娃那樣一開頭就抓甜餅吃，要先吃燒肉和煮硬雞蛋，然後再吃甜東西；在船上不要跑，不要走到船

邊，不要看水，會頭昏的，——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凡是做媽媽的在這種場合裏會說的，她全都說了，柯斯嘉說不出地乏味。

柯斯嘉學派莎嬌嬌的樣子，試試看閉着嘴說話，可是媽媽嚇壞了：「你幹嗎『啐啐』叫？是牙齒疼嗎？」

柯斯嘉也嚇壞了——要是這一來，把他給留在家裏可怎麼辦！——於是他不再學派莎嬌嬌，就像一切人那樣照規矩說話了。

時間的確還早，告別已經告別過了，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要說的話也都說了，現在就等着真正的分手，這段不三不四、折磨人的過渡時間，柯斯嘉覺得受不了。媽媽還在說她那老一套的話，不轉眼地瞧着柯斯嘉。她那雙褐色的大眼睛裏，含有一種担心和捨不得的樣子。小廖麗雅也靜了下來，靠不住地喘氣——這就是說，她轉眼就要「哇哇」大哭了。這一來，柯斯嘉心裏弄得亂糟糟的，也真想大哭一場。正在這時候，上面汽笛又低沉沙啞地「嗚嗚」大叫了。小廖麗雅馬上撲到媽媽的雙膝之間。媽媽把她抱起來：她倆該走了。三個人一起走出房艙，來到上面的窄走道裏。遲到的乘客急急忙忙打跳板跑過來，行李袋和籃子碰到了他們，可是媽媽什麼也不管。她又用担心和捨不得柯斯嘉的眼光瞧着他，接着緊緊地親了他幾下，急急忙忙地翻來覆去說：「小心了，小柯斯嘉，乖乖的。請你別想怪主意！……」

小廖麗雅也伸長了頸子要親他。柯斯嘉盡力悄悄地把她推開，可是媽媽看到了：「柯斯

嘉，你多麼不害臊！嗨，你多麼不懂禮貌！親親妹妹吧！」

柯斯嘉根本不是不懂禮貌，他就是受不了各式各樣的禮貌。可是這時候沒法子。柯斯嘉只得順從地彎下身子，把臉湊合上去。哼，還用說嗎！小廖麗雅一出門就吵着要吃冰淇淋，現在她的臉和手黏得就跟軟糖一樣。親臉到底是誰發明的呢！

媽媽和小廖麗雅下船來到碼頭上，站在欄杆旁邊。

柯斯嘉想走近一點，可是人家推開他：「小朋友，這兒不能來，咱們就要開船了！」

柯斯嘉早就看見有一道梯子通到上面去，梯子口露出一方塊淺藍色的天空。他於是爬上梯子，來到上面一層甲板上。

甲板當中，在一個黑色高煙囪前面，有一個玻璃亭子，亭子裏有一個舵輪。甲板兩旁，一邊有一個小點兒的玻璃亭子，只見裏面擦亮的銅管子閃閃發光。柯斯嘉心裏想，這是「講話筒」。這麼說來，他到司令台上來啦。他們不會把他趕走吧？不會，看情形好像不會。船頭船尾都有木凳，像公園裏的一樣，而且還有小桌子。這裏不像甲板，倒像個小食堂。凳子上坐着乘客，也不見有人趕走他們。照這樣看，在這船上，司令台跟甲板是在一起的。

甲板四面圍着兩道鐵欄杆。柯斯嘉走過去抓住欄杆，像海員那樣叉開了腿。欸，柯斯嘉站在司令台上，讓五年級乙班的同學們看見就好了，哪怕是戰友費奧多爾一個人看見也好！

嗯，不完全是司令台上，在甲板上罷了，不過司令台就在旁邊吶！……

可是這兒也沒五年級乙班的同學，也沒老朋友費奧多爾。只有媽媽站在下面碼頭上，她

那雙担心的大眼睛正在找柯斯嘉。小廖麗雅先看見他，就叫：「他在那兒！他在那兒！」

媽媽也看見了他，微笑着剛想嚷，正好「鐺鐺」地敲鐘。柯斯嘉一下子給撒了一身水，只聽見背後震耳地大叫三聲。碼頭上的人本來有的在說話有的在嚷，給這「嗚嗚」聲一來，什麼也聽不見了，只見他們好像魚一樣，儘張嘴，沒聲音。

「解開船頭纜！」

下命令的，就是那個有一頭淡黃頭髮的二副。他在左面的玻璃亭子裏，站在發亮的銅管子前面，對着漏斗似的管口說話，說完以後，他用一個帶鏈子的軟木塞，把管口給塞住了。

甲板和鐵欄杆有點兒震動。就在柯斯嘉腳底下，下面一層甲板上正在鬆開擺纜鐵樁上的船纜：這邊船纜鬆開了，那邊碼頭上就把船纜那頭的繩套，打擺纜樁上拿起來，丟到水裏去。輪船和碼頭之間那道很窄的水於是寬起來了。唉！值得看的東西那麼多，可是又不能看，因為媽媽站在欄杆旁邊，目不轉睛地瞧着他，他就沒法走開。柯斯嘉不想叫她不高興。瞧她吧——微笑着，眼淚打臉上流下來，拿指頭尖去擦它。

請問哭什麼呢？他怎麼啦，去環球旅行一年嗎？可是柯斯嘉心裏也不由得一陣難過。他們到底從來沒分開過。過去柯斯嘉只坐過一回火車——那還是跟媽媽一起坐的。他當時很小，那回出門的事情，現在已經記不大清楚了。

柯斯嘉爲了絕對不傷心落淚，狠狠地皺起了眉頭，把欄杆抓得更緊，連向他招手的小廖

麗雅也不看。小廖麗雅從看見柯斯嘉在甲板上起就招手，一直沒停過，可是柯斯嘉不理她。她頓着腳，不高興地叫：「柯斯嘉！喂，你這個柯斯嘉呀！」

媽媽也舉手揮手絹。

船頭離開了碼頭。碼頭往左退，往後退。岸上的人越來越小。現在那兒站着的，好像不是媽媽和小廖麗雅，而是兩個小姑娘——一個大，一個小。柯斯嘉招手回答她們，一直到分不出她們兩人，才把手放下來。現在她們一定走上小土崗子，把帶走柯斯嘉的輪船瞧了又瞧，瞧個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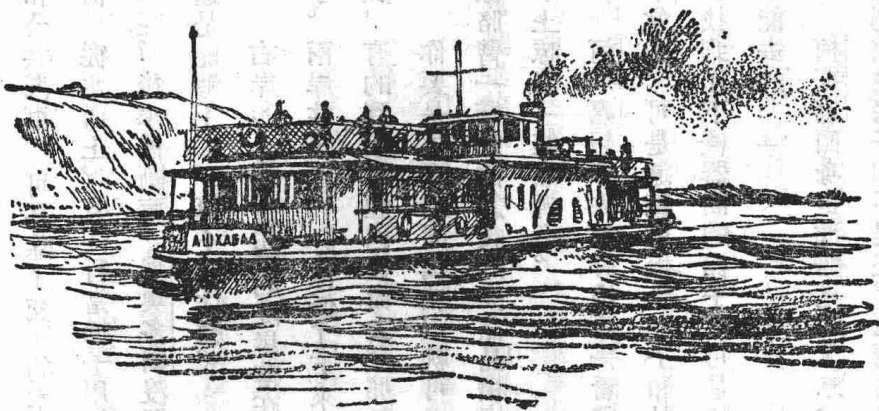
「阿什哈巴德號」

輪船轉過身來順着水，不知道爲什麼又「嗚嗚」叫了一聲，然後很快地開過弗拉基米爾山，開過河邊的輪渡碼頭，開過特魯哈諾夫島。島上一直到水邊都是綠色的木板亭子、木板蘑菇（註），真正的綠色樹木却離岸退得很遠很遠，把岸邊留給猛烈的太陽去晒。

一隻快艇迎着輪船開來，激起了一撇撇灰色的水沫「鬍子」。柯斯嘉用羨慕的眼光看着坐快艇的人過去了，才又仔細地看起輪船來。

在甲板兩旁的緊邊上，兩個玻璃小亭子前面都有救生船，上面蓋着油布。每隻救生船的

（註）木板蘑菇是給在河邊游泳的人躲太陽用的。



船頭上寫着「阿什哈巴德」幾個字。只有一隻救生船，「德」字不知道怎麼給塗了，變成了「阿什哈巴」。兩個小亭子的牆邊有一排白色的空桶子。每個桶子上只有一個字，用藍漆寫的，可是這些桶子排起來，就連成「阿什哈巴德」這個船名了。這船名在欄杆上掛的救生圈上寫着，在擋水板上也寫着。甲板跟柯斯嘉原來想的一模一樣——是木頭的，用窄長的木條拼起來，板縫都用焦油給堵住了。

柯斯嘉開始數，看甲板橫裏排幾根木條，可是桅杆忽然往後倒，倒哇倒哇，差不多完全倒在船面上了。原來「阿什哈巴德號」快到橋邊，桅杆放下來，別碰到了橋。

輪船又深又沉地「嗚嗚」大叫。現在柯斯嘉看見了，汽笛裝在煙囪後面，是個銅笛子，有兩個半圓形的窟窿。它先噴出水星和汽，緊接着就噴出了低沉的「嗚嗚」聲。

「阿什哈巴德號」差不多是緊靠着左岸，在橋墩之